

# 蔚县剪纸的气韵

云舒

系。母亲说这些话时,眼里闪着亮光,那亮光为手里的窗花图案镶上了金边。

据地方志记载,自明初屯兵以来,蔚县形成了以县城为中心的数个商贸集散地,行业涉及钱庄、皮革、染坊、银匠、木匠等。这些能工巧匠们在精心制作皮革皮衣、金银首饰、箱柜雕花时,他们的家眷在家剪花样,用于绣花鞋、枕头、荷包等。聪明的蔚县人从中发现了商机,于是出现了专门以刻制花样为生的职业艺人。这些花样经过绣女们的彩线搭配,绣出了五颜六色、千姿百态的刺绣佳品。花样艺人们看着绣女们的作品,艺术灵感再次被这缤纷的色彩点燃,尝试着在单色之上进行点染,开创了“以阴刻为主,以阳刻为辅”的点彩剪纸新技艺。

传统文化和市场商机让男人们怦然心动。那些剪裁皮革、打造银器、修鞋雕花的大手拿起刻刀,刻向一张张、一沓沓雪白的麻纸。他们用槐花汁等天然染料加上糖水,描绘缤纷和斑斓。剪刀换成刻刀,单色变为多色,由女性为主变为男性为主……伴随着时光长河里的这一朵朵浪花,蔚县剪纸这项令人称奇叫绝的民族艺术之花,就在匠人们一次次精雕细琢中诞生了。

在蔚县剪纸一条街街上,大大小小的剪纸工作室有几十家。蔚县剪纸发展到今天,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里的一朵奇葩,除了历史的、传统的元素之外,还得益于那个极为喜庆、寓意美好的小名——“挂喜”。蔚县人把贴窗花称为“挂喜”,这个富有亲和力和感染力的称呼,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隆冬腊月里,忙完一年农事的乡亲们,家家户户都在忙着赶制、销售和购买剪纸。夜晚家家灯火通明地赶制,白天肩挑车推地从一个集市赶往另一个集市,摆摊推销。在那些日子里,蔚县的各大集市就犹如春天百花争艳的花园,卖家们亮出一沓沓精心勾画刻制的窗花,买家们看了这家赏那家,一刻一染、一买一卖间,这些“喜”不仅挂在了自家的吉庆里,还随着骆驼队、牛车走出了古驿道,走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蔚县剪纸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已经畅销多个国家和地区。

离开博物馆前,我被一幅“蔚县剪纸的主要传播与销售区域图”绊住了脚步。一条条红色射线,从蔚县放射出去,

如同毛细血管一般将蔚县剪纸的文化血脉送至五洲四海,构成一幅生机盎然的图画。此刻,我渴望找到那份生机背后的秘密。

五十七岁的剪纸艺人高佃亮,喜欢在清晨站在河边,气抱丹田,心里再一次默念剪纸制作的四大步骤:熏,闷,刻,染。从小就跟着母亲学剪纸的他已经是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了。但他在动手刻制图案前,总会自觉地再对关键环节进行研究,比如纸张干湿度的掌握、运刀过程的体会、手腕和手指的力度拿捏等等。太阳在一点点升起,他的身体被不断到来的光渐渐覆盖,心灵和思绪也一点点豁然起来。

我们一行来到高佃亮的剪纸创新工作室时,午后的阳光正照在蔚县城南的蔚县职教中心大楼。这是高佃亮从第一届全国农民技能大赛回来的第二天。看到他笑眯眯的样子,我们以为这次又是毫无悬念地摘金夺银。只见他羞赧地一笑说:“只是得了个参与奖。”我们不好意思直视问,但还是不约而同地投去了探寻的目光。这位憨厚的汉子又是微微一笑说:“这很正常,剪纸艺术非蔚县一个门类,比赛规则和我们剪纸技艺不符,我在现场只完成了画图 and 刻制。比赛嘛,只要参与和交流过了,目的就达到了。”听他这样豁达地一讲,我仿佛找到了他那些作品里气韵的来源。

翻看采访笔记,高佃亮的世界里,始终萦绕着两个声音,一个是如何让蔚县剪纸发扬光大,一个是让蔚县剪纸挣钱去。高佃亮相信:工艺是剪纸的生命,内容是剪纸的灵魂。父母最早的开蒙让他三四岁就拿起刀子刻,掌握了剪纸最基本的技艺。七八岁跟着父母赶集时,他悟到了只有刻得好才能卖得欢。从当年一天下来能卖三元钱,到后来一天能卖两百元,再到如今作品出口创汇,实现了刻得好、卖得欢,卖得欢、刻得好的良性循环。他能够在五厘米宽的宣纸上刻出五十根线条,让人物的胡须根根分明,栩栩如生。

1997年5月16日对高佃亮来说是个特殊的日子。那天,有个客户上门订制一幅一点八米高、五十四米长的《清明上河图》剪纸作品,而且要求在两个月内完工。知情的人明白这是客户需要,不知情的人觉得这是故意刁难。高佃亮没想那么多,他唯一想的就是把客户留住。

生活有时就需要逼自己一把,使潜能再次迸发。他带着四五十位剪纸艺人共同刻制的《清明上河图》剪纸在北京的剪纸展览上闪耀亮相,还在上海的博览会上拿到了金奖。尝到了创新甜头、看到了创新希望的高佃亮积极拓展剪纸新图样,他广泛吸取年画、戏曲、皮影、木雕、石雕、泥塑、服饰等艺术形式之长,给传统剪纸艺术注入了新的生机。

每一朵窗花都蕴含着丰富的文化符号。仅在一幅寿字窗花里,就有如意、石榴、云朵、仙鹤、蝙蝠、松树枝叶等十几种符号。一个个小小的符号,汇聚成翎毛花卉、十二生肖、民间习俗、戏曲脸谱、珍贵遗产、人物肖像的洋洋大观。如今的蔚县剪纸不仅是蔚县地域文化的符号象征,也是人们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窗口。

从蔚县回来后,我因采访任务,来到位于石家庄中山路上的中国工商银行石家庄桥西支行。走进营业大厅,第一眼就看到了那幅惟妙惟肖的剪纸,刻的是一块写着“裕国便民”四个大字的牌匾。这牌匾的来历,我是知道的:桥西支行的所在地,是中国人民银行石家庄分行的旧址。1949年1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石家庄分行迁至此处。开业当天,石家庄当地十七家票号共同送来一块书有“裕国便民”的牌匾。如今那块牌匾已作为文物收藏在博物馆里,和这幅一比一的剪纸遥相呼应。旁边一个展板介绍这幅剪纸的作者,恍惚间,我又看到了“蔚县剪纸”四个字。

我揉揉眼睛,心想莫非是自己这几天扎在剪纸堆里太久,眼花了?陪同的同志说,没错,这就是蔚县剪纸。说话间,她把我引到客户等候区,眼前的一幅幅剪纸让我恍惚又回到了蔚县的博物馆里。

我目光停留在一幅银行职员服务客户的剪纸上。一张眼睛又大又亮的面孔正冲着我微笑。我想,这就是艺术的魅力吧。它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呈现出生活既本真又理想的模样。

时光之河奔腾不息,代代更迭中,能留下、能传承的是什么?若干年后,剪纸中的那些人和事或许已经成为历史,但蔚县剪纸留住的生活气息与生命之美,一定会像蔚萝花一样,丰盈而又执着地萦绕在时光的长河之中。

制图:张丹峰



秋风送爽、红叶灼灼的时节,我又一次走进了大庆,这是我二十年来第三次来到这座著名的石油城了,为的是参加一场文学颁奖活动。

在颁奖正式开始前,我们先看了一部短片《永恒》,这是为纪念铁人王进喜诞辰一百周年拍摄的。我们这次来大庆恰恰赶上了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在颁奖会结束的时候,主持人请大家全体起立,唱一支很熟悉但又感到有些遥远的歌曲——《我为祖国献石油》。

“锦绣河山美如画,祖国建设跨骏马,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头戴铝盔走天涯……”熟悉的歌词、铿锵的旋律在耳畔轰鸣着、震荡着,于是有了我这篇散文的题目。

什么是大庆的旋律?我觉得,第一是铿锵、振奋和昂扬。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铁人王进喜率领1205钻井队用生命找石油,“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铁人”是王进喜的房东老大娘叫出来的,王进喜跳进泥浆池压住井喷的事迹,我们已经耳熟能详。所以说到大庆的旋律,第一个感受便是这些。

第二个感受,大庆的旋律,有一种穿越时空的家国情怀。大庆号称“百湖之城”。记得上一次来大庆的时候,我参观了新建成的大庆博物馆。在那里,我看到在千百万年前,从哈尔滨到长春,乃至到我的故乡通辽,这一带全是一个湖,一个超大的、辽阔的、深不可测的大湖,大庆正是这座大湖湖底最深的地方,这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博物馆记录着历史,也映照当下。大庆从远古的大湖到今天的现代化城市,这样的沧桑巨变让人感慨劳动和奋斗的伟大力量。

还有一种旋律,应该用悠远、深沉、振奋来表达。当我欣赏当地的一台晚会时,耳畔反复听到一句话:把血加热再出发。大庆是中国石油的老基地,大庆石油会战曾经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发生在新中国土地上的的一件大事,但当时许多人并不知道大庆的具体地点,这是保密的。我的岳母恰好是石油系统的老干部。妻子告诉我,在她小时候,她的妈妈经常穿上一双胶鞋,一身工作服,就消失十天半个月,然后又风尘仆仆地回来了。问她去了哪里,说是去了大庆。

大庆,一片荒原,万点篝火,还有“干打垒”和耸立云天的井架。那是一段遥远的岁月。现在的大庆则变得美丽、新潮,甚至有些超前。这次来大庆,我巧遇两个人:一个是画家的女儿,一个是作家的儿子。他们是一对幸福的夫妻,把自己的青春投入大庆已经三十多年了。号称“百湖之城”的大庆,有两座湖居然是他俩参与改造和开发的,一座叫黎明湖,一座叫新潮湖。我和画家的女儿聊天,她讲起当年开发新潮湖时艰苦创业的情景,那是半年的风沙、半年的雨雪,以及从外面运土来填当年巨大洼地的辛劳。我们谈话的时候,夕阳照着湖边的芦苇,一顶阔大的白色帐篷下,休闲的人们在喝茶,一段坡道通向湖边,有老人在那里悠然垂钓。她的家也在附近,我在她的家中品茶,她和她的丈夫是新一代开发大庆、建设大庆的人,我觉得他们的心和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荒原上奋战的人们是相

高洪波

## 大庆的旋律

通的。所以这次在大庆,我感受到了大庆旋律中一种对未来的渴望和期盼,以及悠远和深沉。

大庆有诸多学校,还有一所石油大学。这次来大庆,我见到了一位远在四川成都的老战友的外孙,他从成都平原来到大庆就读石油大学。在这个晚辈的脸上,我看到了五十年前我那个同班老战友的青春模样。那个时候我和他共同守卫在云南边疆,共同背着一座电台守候在演习阵地的外圈路上,半个世纪的时光就这样飞快流逝。我和年轻的大学生们一起兴致勃勃地观看了一场铁人接班人表演的晚会,他们绝大部分都是业余演员。晚会共有十多个节目,其中有我在六年前曾经欣赏过的京东大鼓《忆铁人》,也有新创作的情景剧,还有合唱、舞蹈。更难得的是,四名主持人还把我在二十年前写的一首诗《大庆感怀》朗诵了出来。那一刻,我由衷感到自豪。

节目结束后,我和老战友的外孙告别,问他观看演出的感受。他的眼睛里闪烁着晶莹的泪光,对我说非常感动。这是一名未来石油战线接班人的特殊感怀。这让我觉得大庆的旋律还将吟唱下去,并响亮地回荡在时代的洪流中。

那样的一首老歌《我为祖国献石油》,那样的几句歌词:“头顶天山鹅毛雪,面对戈壁大风沙,嘉陵江边迎朝阳,昆仑山下送晚霞。天不怕,地不怕,风雷雷电任随它。我为祖国献石油,哪里有石油,哪里就是我的家……”那样一种胸怀使命而四处奔波的壮怀激烈,离我们远去了吗?没有!我觉得它将长久地在我们的耳畔轰鸣着、回响着,也提醒着我们面对这样一个竞争的时代,应该以一种怎样的姿态交给民族和世界一个铁人式的答卷。

## 种出富裕和幸福

袁星

一边玩儿。大人们怕小孩子无聊,便逗我们:“那天采花,在花丛里见了一窝小鸟呢。”“那天见了一只小野兔,在花边蹦跶,说不定那一片的花丛里有一群呢!”具体是哪一片、哪一丛,大人们不明说,让孩子们耐着性子边采边翻找。

平邑多山多岭,蒙山山脉、尼山群峰,连绵不绝。我家所在的村子就坐落在一处小山脚下,世代倚岭而居。金银花根系发达,很适合在那种土壤透水性好的环境中生存。每年春末夏初,采金银花成了赶时间的棘手活。金银花长到“大白针”后,一天不采就会开白花,再一天就会变黄甚至凋落。金银花采收日,只见漫山遍野的金银花丛中,一双双手忙碌不停。那时那刻,汗水挥洒不是为了浇灌花开,而是为了确保不开。

前些年,我在住宅院子里栽了一棵

金银花。花期一到,花蕾满枝,变成“大白针”后,时间却仿佛在它们身上凝固了一般。一天,两天,三天……十几二十天后,那些密密麻麻一络络的瘦长花针,才开始萎蔫变黄、慢慢凋落,但直至凋落也未绽放。这个发现曾让我兴奋了一段时间。直到一个偶然机会,我栽养的那棵“金银花”被本地的金银花种植专家一语道破了原形。他说我那株花不是金银花,而是山银花。有了与专家的那次交流,自诩从小就跟金银花打交道的我,才明白自己一直以来只算是一知半解。

其实,在我为自家院里的“金银花”兴奋时,真正拥有超长花期的金银花已经被成功选育了。地方镇的九间棚村,经过多年攻关,在当地传统品种的基础上选育出了“九丰一号”“北花一号”等多个新品种。尤其“北花一号”,在金银花性状提升的同时,做到了“大白针”一两

个星期不开花。栽种新品种金银花的乡亲们,一个花季采摘一两次即可,十分便利。解决了金银花采摘中的时间限制,金银花产业迅速铺开,相关产业链被推广到新疆、青海、云南等地。金银花茶、金银花酒、金银花药、金银花茶……各种产品不断推陈出新。

驱车从平邑经过,流峪镇、郑城镇、临洞镇……漫山遍野的金银花,开花的,不开花的,一丛丛茂盛地生长。那些传统品种的白花、黄花,经过人们的研究攻关,摇身一变成了制茶的上佳之选。县城的面积扩大了,新城区建设蒸蒸日上,兴水河改造“画龙点睛”,金花路、银花路平坦通达,河河相通,湖湖相连,景随水动。

一簇簇金银花,扮靓了平邑的山山岭岭、沟沟坎坎、田间地头。它们带富了这座小城,更把健康、富裕和幸福输送到天地南北,落地生根。

在山东省东南部,有个以金银花闻名的城市——我的家乡平邑。在这座山水小城,金银花的规模化种植颇有历史。生活中,金花、银花不时绽放,陪我从小长到大。它们的身影,时常萦绕心头,把我带回曾经。

早晨醒来,天刚蒙蒙亮。睁开眼,见父母都不在家……这样的场景,在我四五岁时常有。当母亲回来开门时,臂弯里总挎着一个盛着金银花的竹篮。那些金银花半弯如镰,带着一股又一股清香。待到我六七岁时,父母怕把我锁在家里不安全,就带着我往田间地头赶。只见一簇簇金银花,在地头倔强地擎起花针。那些花针,两根一对,两两对生,根据长短和颜色,被称为“大白针”“二白针”,再小的,如螃蟹腿,如小米粒。那些已经绽放的花,虽然漂亮,却不值钱。我陪着劳作父母,高兴时就端着小筐帮忙采些花,不想干时就到



## 大地